

现代汉语情感动词事件致使—完成结构论

孙毅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情感动词蕴含着较为复杂的事件结构, 其建构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所表达的心理事件在语义上是否具有致使性和完成性。致使性主要强调致使事件与被使事件的互动关系, 而完成性则重在突显情感过程的起始与终结。基于此认识, 在事件结构的理论框架下, 着重探讨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和完成性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其实现的连续统过程。

[关键词] 情感动词; 事件结构; 致使性; 完成性

[中图分类号] H 14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8)04-0033-09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8.04.004

一、引言

近年来, 语言学界愈发关注情感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情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涵盖了情感隐喻、情感词汇、情感句法、情感语篇等方面^[1-9]。如孙毅指出, 隐喻语言的一项重要功能即是使字面性语言本身无法企及或难以言喻的表达成为可能。隐喻作为认知和交际的重要工具, 为我们提供了以熟稔概念化陌生的渠道。基于此判断, 该文具体对比了汉英情感隐喻之异同, 并全面探讨了情感隐喻的总体认知模式和优势分布格局^[10]。徐宏颖、彭宣维通过分析英语动词 TAKE 的词义延伸特征, 尝试构建情感意义模型^[11]。徐盛桓借助于对身体—情感转喻的解读, 深入考察了感知他人心理状态和察觉自身心理状态的内在联系^[12]。

情感动词研究目前已成为情感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核心问题之一。Halliday & Matthiessen 曾将心理动词分为感知类(如 see, hear)、认知类(如 think, know)、愿望类(如 want, wish)和情感

类(如 like, love)等类别, 并指出情感过程(emotive process)是一种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 是对已知事物或已发生事件的反应^[13]。因此可以说, 以情感动词为主要载体的情感过程蕴含着较为复杂的事件结构。

语言揭示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事件结构是语法构式形成的基础。事件结构理论主要是将事件结构应用于句法—词汇语义接口的研究。语言学界对事件结构的研究始于 Vendler, 他从事件结构的角度对动词意义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 并根据终结性、持续性、同质性等事件结构特征将英语动词分为状态(state)、活动(activity)、达成(accomplishment)和完结(achievement)等四类^[14]。根据该分类, 较为复杂的事件可具体分解为一个外部事件和一个内部事件。外部事件通常与致使和施事有关, 内部事件则与终结及状态改变相关联, 两个事件的划分将语义表达与事件结构有效地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 Pustejovsky 进一步区分了三种基本的事件类型, 即状态、过程和转换,

[收稿日期] 2018-03-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汉英认知辞格及其 ERP 实验的当代隐喻学研究”(15XY001); “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孙毅(1978—), 男, 江苏南京人, 文学博士, 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

其中转换包括了 Vendler 所论述的达成和完结^[15]。也可以说,事件结构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均可以在动词短语及其相邻功能语类投射所形成的层阶结构中找到相应的位置^[16]。

认知主体采取不同的识解方式在心智中对现实事件结构进行范畴化处理,形成认知事件。认知事件经过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形成线性语符以实现信息传递。本文认为,作为心理动词的一种主要类型,情感动词蕴含着较为复杂的事件结构,其建构的合法性,关键在于所表达的心理事件在语义上是否具有致使性和完成性。因此,本文拟在事件结构的理论框架下,着重探讨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和完成性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实现过程。

二、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

情感活动是独特的心智过程。现实生活中情感致使事件的高频发生经人的心智作用被高度抽象化,表征为固化的语言表达式。人们对同一情感致使事件认知解方式的不同,就会导致事件结构中的语义要素呈现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概念化为不同的语义结构。为了表达情感信息和解码社会情境,人们用语言符号系统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情感致使语义结构进行编码,于是形成了致使构式的具体表达。当这些具体表达的使用频率到达一定的阈值,就会发生“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而被规约化。人们对这些具体语言表达中的共性进行抽象化提取,从而形成构式图式的基本格式。人们每天都在体验和感知这类事物致使行为,通过反复体验和感知,人们认识了情感致使行为的共性特征,并将它们抽象为情感致使意象图式,表达“致使事件通过致使行为使被使者产生情感致使结果”的概念框架。人们对情感致使关系进一步分析,得出以下四个基本语义要素:致使者、被使者、情感致使力和致使结果。其中致使力是情感致使情境中客观存在着的重要语义要素,致使力的传递使得被使者发出动作或改变状态。首先,致使力的传递具有方向性。致使力从致使者传递到被使者,使被使者产生情感变化成为情感的体验者,这是一次作用过程的结束;引发的情感又可能成为下次致使事件的开始,将情感致使力传递到另一事物,使其产生动作或状态的变化,这两次作用过程是顺次发生的,具有连续性。其次,情感致使力的传递方向可

能是外向的和返身的。外向的致使力传递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事体之间,即致使者与被使者具有非同源性;此时致使力的传递方向指向致使者自身以外的事物。致使力的返身传递则发生在同一事体内部,即致使者和被使者完全相同或具有领属关系;此时致使力的传递指向致使者自身。

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主要在致使情境(causative situation)中得以实现,或者说致使情境的构建是致使性实现的前提。Talmy认为,语义上的致使情境至少包含两个事件。事件结构致使性的实现过程并非是单个事件的内部运作过程,而是两个或多个事件共同构成一个致使情境的运作过程。^[17]请看下例分析:

(1) a. 九莉笑得斜枕在桌子上,笑出眼泪来。
(《小团圆》)

b. 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但她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柔软操……(《围城》)

从该例可以看出,特定的情感表现在人的身体动作上,并衍生出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具体来说,该类情感动词事件结构借助于“得”这一致使标记词,构建出“ $V_1 + 得 + V_2$ ”的情感表达式。表达式中的“ V_1 ”主要为“哭、笑、怒、吓”等情感动词,后一动词“ V_2 ”则为表示程度或结果的补语动词,一般为非情感动词。两个动词之间主要是因果关系,即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从而建构出相应的致使情境。具体而言,例(1a)句中的“笑”是较为典型的情感动词,其作用力的结果使“九莉斜枕在桌子上”,前后两个动词“笑”与“斜枕”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情感致使情境。情感动词作为心理动词的一种,所表达的事件亦是一种心理事件,具有致使或因果特征,即前面的情感动词为因,而后面的非情感动词为果,也可以说,情感致使事件在前,结果事件在后,两个事件借助于致使标记词“得”实现了情感语义上的紧密连接,表达出一种较为强烈的情感动作或情感状态的剧烈变化,突显了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

因此,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主要表现为两个事件之间的联接,或者说,构成情感致使情境的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作用—效应”关系,即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前者可称之为“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后者可称之为“被

使事件”(caused event),两个事件均在语言表达层面上有所体现,如例(1a)句中的“ $V_1 + 得 + V_2$ ”的情感表达式,即“笑得斜枕在桌子上”。但有时被使事件也会采用隐性的表达形式,如例(1b)句表面上仅仅为一个事件“许多女人笑”,而实际上隐含了另一个后续事件,即“笑得很甜,使旁人感到非常舒服”。据笔者观察,该类情感动词事件结构,其隐性事件多与人的感觉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具有特定的通感隐喻的用法,即以表示味觉的“甜”来传递喜悦的情感,类似的情况如下例:

(2) 说完,大赤包抓起提包,冷笑了两声,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四世同堂》)

该例中的“冷笑”借助于通感隐喻机制,以人的知觉词汇“冷”来突显“笑”对他人的影响,在语言表达层面隐含了被使事件或是他人的感观体验过程,间接地、艺术性地传递出“大赤包”轻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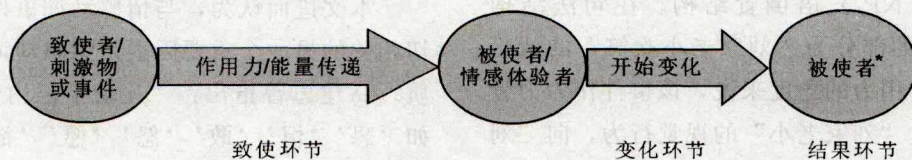


图1 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致使链

被使者* = 接收作用力或吸收能量并发生变化后的被使者

从图1可以看出,情感动词的致使过程可以视为前一环节引发后一环节变化的因果关系过程。来自外界的刺激物或已发生的事件,导致被使者或情感体验者经受了情感的作用力,从而产生了相应的心理变化,并导致了相应的情感状态或动作的变化。请看下例:

(3) a. 他的话只说得大家心里更乱,老太婆也哭了,还要劝着那个怏了气的女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b. 春上钱义去参军,她不愿意,也不是为的舍不得男人,只觉得有些委屈,又说不出理由,她哭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可以看出,例(3a)句的致使者为外界刺激物即“他的话”,在语法形式上,该刺激物主要表现为情感动词所在句子的主语。而例(3b)句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事件结构,其致使者为已发生的事件“春上钱义去参军”,并以主题的形式得以表现,从而导致了情感体验者“她”在情感上发生了较为

讥讽之情。

从以上两例可以得知,以情感动词事件结构为核心的致使情境的构建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为致使者或致使事件,即整个致使情境构建的激发因素;另一个则为被使者或被使事件,该类要素在致使情境中接受情感作用力或能量并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致使者或致使事件在形式上一般为显性表达,而被使者或被使事件很多情况下可以在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上得以隐匿。

另一方面,情感动词事件结构亦体现了情感的生成与体验过程,这是一种心理过程,即情感动词所表示的生成或体验过程总是由外界某一刺激物或已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该刺激物或事件是情感动词事件结构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引起该类情感生成或变化过程的缘由,始终存在于情感动词所激活的事件框架之中。本文试以致使链的形式将该类情感变化过程表示如下:

强烈的变化。

此外,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在语义上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连续致使,即致使链上的被使者或情感体验者为下一致使环节的致使者。请看下例:

(4) a. 七巧虽然把儿子媳妇描摹成这样热情的一对,长白对于芝寿却不甚中意,芝寿也把长白恨得牙痒痒的。(《金锁记》)

b. 那些拿到了古老的、绣花的、红色的大衫时,便笑弯了腰,旁人也就戏谑开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例(4a)句中的“长白”对于“芝寿”而言应为情感致使者或刺激物,导使“芝寿”产生愤恨的情感,而“芝寿”又作为情感体验者,对其自身某部位发出作用力,致使其发生变化,即“牙痒痒”。

一般来说,后一被使者为情感体验者身体的某部位,再如例(4b)句中的“笑弯了腰”。该情感变化过程以致使链的形式呈现如下:



图2 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连续致使链

被使者”=接收作用力或吸收能量并发生变化后的被使者；情感体验者”=接收作用力或吸收能量并发生变化后的情感体验者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情感动词事件结构“V₁+得+V₂”的主语主要为情感体验者，但有时也存在着主宾语倒置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得”字倒置致使结构，即“NP₂+VP₁+得+NP₁+VP₂”。请看下例：

(5) 辛楣因为摆脱了范小姐，分外高兴，瞧小孩子露出的一方大腿还干净，嘴凑上去吻了一吻，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莫不欢笑，以为这赵先生真好。（《围城》）

该例“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莫不欢笑”符合主（NP₁）宾（NP₂）语倒置结构。在句法结构上，“看”之前的部分为“刘家老小欢笑”的情感动因，从情感作用力的角度来说，该事件作为力量的发出者，通过“刘家老小”的视觉行为，向“刘家老小”传递力量，使之发生了一定的情感变化。该致使情境可借助于图1进行表示，此处不再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该例中的视觉动词“看”将两个事件，即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有效地联系起来，从而打通了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通道。

相比较而言，英语情感动词的事件结构也较为相似，其主语多为情感体验者，若带宾语，其宾语则主要为情感变化的动因或语义上的致使者。请看下例：

(6) *He loved her more now even than when he had married her.* (W. Somerset Maugham. *Sixty-five Short Stories*. 1988, p. 161.)

可以看出，情感动词事件结构揭示了人们对外界刺激物或已发生事件的内心体验及相应的情感变化。此外，部分英语情感动词事件结构主宾语的倒置程度则更加明显，即部分情感动词作谓语时，表示外界刺激物或已发生事件即情感变化动因的词语作主语，而情感体验者作宾语。该种用法主要突显了情感致使事件的中心地位，亦是情感事件概念化或物化的过程，抽象的情感事件被物化为具体的物理实体，从空间性的角度突显了情感事件的物理作

用力，使情感生成及致使过程的表述更加具体形象。请看下例：

(7) *Their laughter excited me and I excelled myself.* (W. Somerset Maugham. *Sixty-five Short Stories*. 1988, p. 161.)

在本例中，“their laughter”已被物化为一种可以对情感受使者或体验者“me”施加影响的物理实体，促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化或采取一定的行动，即“excelled myself”，生动地实现了情感致使链的构建。

本文进而认为，与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致使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情感动词所带宾语的性质。马建忠曾指出：“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如‘恐’‘惧’‘敢’‘怒’‘愿’‘欲’之类，则后有散动以承之者，常也。”^[18]即心理动词后可接谓词性宾语。陈承泽认为：“表心理或言语等类之他动字，则可以语句组成目的语。”^[19]这也说明心理动词可以用小句作宾语。

基于此，本文将情感动词所带的宾语大致分为两类：体词性宾语与谓词性宾语。体词性宾语主要由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担任，该类宾语用来指代来自外界的刺激物，以表示情感变化的主要动因，如下列两句中的“她”和“坟墓的安全”：

(8) a. 他显然知道九莉与之雍的事，很憎恶她，见了面微微一鞠躬。（《小团圆》）

b. 大人们，心里忧虑着坟墓的安全，而眼中看到儿童的天真，都无可如何的笑了笑。（《四世同堂》）

相对来说，谓词性宾语则较为复杂，可以包括谓词短语、主谓短语或复句等语法形式。该类宾语主要用来完整展现或陈述已经发生的事件，即致使事件，全面呈现情感变化的主要动力，如下例所示：

(9) a. 板子的大小式样像个眼镜盒，不过扁些，旧得黑油油的，还有一处破裂过，缺一小块，露出长短不齐的木纤维，虽然已经又磨光了，还是使人担心

有刺。(《小团圆》)

b. 他有点担心的看了看她的脸色。(《小团圆》)

c. 他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围城》)

该例三句中的“担心”所带宾语均有所不同,(9a)句后接谓词短语,而(9b)句中的“担心”主要作为一种语法修饰成分,已具有形容词性质,(9c)句则后接主谓结构。以上各例宾语无论采取何种语法形式,在语义上均为情感变化的主要动因,参与至情感动词事件结构构建的过程之中,是情感动词事件结构不可或缺的语义要素。

三、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完成性

情感动词是用来表达人类情感活动或变化过程的心理动词。一个情感动词通常至少带有两个论元,即情感体验者、情感刺激物或事件。通常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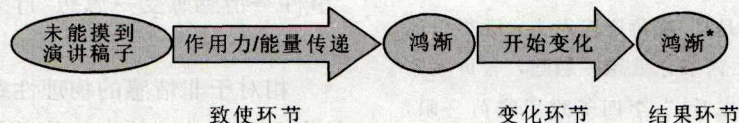


图3 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致使链

鸿渐* = 接收作用力或吸收能量并发生变化后的被使者

此外,根据上文例(4)所提及的连续致使,则是情感事件在时间轴上的进一步延续,例(10)中情感体验者“鸿渐”由于“未能摸到演讲稿子”而致使其自身经历了一定的情感变化,即“慌得一身冷汗”,从而这一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语义链得以进一步延伸并最终完结。

由此可以看出,情感事件虽然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其致使性运作的基础之上,其开始、发展及终结的过程在时间轴上得以具体呈现,因此,时间可以被用来作为切分情感事件的主要依据。Zacks & Tversky 曾将事件界定为:“由观察者构想的、处于特定位置的、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片段”^[20]。基于此,本文试将情感动词的事件结构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首先,若不同的事件具有共同的事件主体,且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内,可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段视为一个完整的单位,该时段具有一定的完形特征,其中的所有事件要素(包括行为、动作或状态以及情感变化等)均可视为同一情感事件结构中的不同组成要素。请看下例:

说,情感动词事件结构须涵盖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主要具有事件的起始、度量和界化等时间结构特性。因此,情感刺激物或致使事件是引起情感反应或变化的起点,而被使事件则是情感反应或变化的具体过程,其中情感体验者是这一情感行为过程的终点,同时亦是自身情感行为过程的起点。试分析下例:

(10) 吕校长已在致辞介绍,鸿渐忙伸手到大褂口袋里去摸演讲稿子,只摸个空,慌得一身冷汗。(《围城》)

在该例中,致使事件“未能摸到演讲稿子”发出作用力,致使“鸿渐慌得一身冷汗”,当情感作用力到达情感体验者“鸿渐”时,该情感致使语义链即可终结,最终构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语义链。

(11) 黑妮听到这些无礼的话,觉得太冤枉,便哭了,只想骂她姐姐,可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怎么能把这些事吵出去呢?她又羞又气,只好跳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该例中的“黑妮”作为情感体验者,在外界刺激物“这些无礼的话”的致使作用下,经历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变化过程,如“委屈”、“气愤”、“羞愧”等,而这一系列的情感事件因其体验主体的一致性,且发生在同一时间段,故可以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视为同一情感动词事件结构内的不同组成要素,共同构建出一个情感意境,从而突显该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完成性。

其次,致使事件与被使事件之间并非伴随关系,而是因果逻辑关系,与此同时,被使事件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因此可将具有完形特征的动词事件结构时段,根据其致使性的不同表现切分成不同的若干单位,从而可以具体呈现出情感体验者内心情感的变化过程。在此情况下,不同时间单位内的情感事件则视为不同的情感事件结构。

(12) 她的表情和含意吓得方鸿渐不敢开口, 只懊悔自己气愤装得太像了。(《围城》)

该例中的“方鸿渐”在经历了“她的表情和含意”的作用下, 情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从最初的“害怕”到最终的“懊悔”, 前一情感事件结构的完成在情感致使力的作用下成为了下一情感事件结构的开始, 不同时段的分切有利于情感事件结构的构建以及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入剖析。

最后, 若不同的情感事件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相邻关系或毗邻结构, 虽然事件主体不同, 其所在时段亦可相互融合, 在一定程度上可忽视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差异, 从而合并成一个复杂事件。也可以说, 合并后的复杂事件由其不同侧面所构成, 不同侧面之间具有一定的聚合关系。新的聚合结构并非原分事件在语义上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个“新”的事件的构建。请看下例:

(13) “就是! 就是!” 晓荷连连点头, 觉得白巡长深识大体。“那么, 四爷你就跑一趟吧, 告诉大家先交二斤, 下月再交二斤。”李四爷瞪了晓荷一眼, 气得没说出话来。(《四世同堂》)

该例中的“晓荷”所说的一番话, 作为外界的刺激物或事件致使“李四爷”产生了愤怒的情感, 虽然致使事件与被使事件的主体不同, 若以两个事件的致使关系为基础加以适当合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显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相邻性, 从而表现出人物情感的剧烈变化和强烈程度。此外, “瞪了一眼”与“气得没说出话来”也非语义上的简单相加, 而是两个致使事件以其时间先后顺序为基础, 从不同侧面来达到强调愤怒情感程度的目的。

因此, 从情感动词事件结构完成性的角度来看, 被使事件或结果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致使事件的终结, 同时也意味着新的致使事件的开始。

此外, 致使事件一般具有一定的情感作用力或心理影响力, 其程度具有常规性或可预料性, 但有时被使事件或结果事件会出现反常的情况, 从而突显出结果的意外性, 并呈现出情感语言表达的艺术性。该用法在文学语言中较为普遍, 请看下例:

(14) 说罢, 他把烟嘴儿取下来, 弹了两下, 扬着脸走出去。长顺气得发抖, 脸变成个紫茄子。(《四世同堂》)

该例中“他(瑞丰)”的表现致使“长顺”产

生了极为愤怒的情感, 这是可以预见的, 而“脸变成个紫茄子”这一情感事件的描述则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通过夸张的隐喻描写, 引导读者成功构建了“紫茄子”的想象空间, 从而达到了突显情感力量的效果。这也说明, 人类内心的情感本身是动态的, 是变化起伏的, 过于简单化的语言, 是无法生动表现人类内心情感的。

四、情感动词事件结构构建的 致使性—完成性连续统

情感致使结构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句法语义范畴, 它传递的是主体对外部事件的认知评价所引发的情感变化。情感致使关系主要由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构成。前者包括致使者和致使力, 后者包括被使者和被使者的思想或行为变化。情感致使关系投射到语言中就构成了情感致使句式, 表达的是“事件→情感感受→思想/行为倾向”的概念语义关系。

相对于非情感的物理性致使事件, 情感致使事件有其特殊性: 首先, 外界刺激可能引发主体的情感反应, 但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主体如何主观评价该刺激是否于己有利。也就是说, 外界刺激是否能引起情感, 引起何种情感, 其程度如何。其次, 引发情感反应的致使力具有[—直接和[—接触]等特征。再次, 外界刺激引发的情感是发生在认知主体的内部体验, 具有[+亲验]和[—可视]等特征。最后, 当外界刺激将致使力传递给情感经验者时, 可能产生两种变化: 一是在被使者/情感经验者主观调控作用下, 情感以内隐方式表现, 即情感经验者体验着某种情感但未有明显的外周神经生理反应。二是被使者/情感经验者在该情感的驱动下做出动作或反应, 情况有二: 一种情况是被使者/情感经验者把情感致使力传递给自身或身体某一部分令其发生变化; 另一种情况是这种情感致使力被传递到自身以外的事物并令其发生变化。此时, 被使者/情感经验者既是致使事件/外部刺激致使力的终点, 又是另一致使事件致使力的来源, 形成具有连锁性的情感致使链条。

事件结构致使性的实现过程并非仅是单个事件的内部运作过程, 而是两个或多个事件共同构成一个致使情境(causative situation)的运作过程。据Talmy所述, 语义上的致使情境至少包含两个事

件，即“一个致使事件—一个被使事件”、“一个致使事件—多个被使事件”、“多个致使事件—一个被使事件”及“多个致使事件—多个被使事件”^[17]。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完成性要求一个情感动词至少带有两个论元，即“一个情感体验者—一种情感刺激物”、“一个情感体验者—多种情感刺激物”、“多个情感体验者—一种情感刺激物”及“多个情感体验者—多种情感刺激物”。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主要在致使情境中得以实现，或者说，致使情境的构建是致使性实现的前提。因此，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情境和情感动词所带的论元结构奠定了情感动词事件结构构建的连续统成立的可能性。

情感事件的致使性和完成性分别以逻辑层面和时间或发展层面来深入解构人类主体的内心隐性情感活动。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致使性包含于以致使性为基础的完成性的分支结构中。一个完整的情感事件即情感事件的完成性至少包含两个致使性过程：首先致使事件投递情感到情感体验者即自身情

感行为的起点，紧接着体验者将心理空间的情感投递到自身的物理空间。从微观层面而言，情感事件是人体情感器官受外界刺激所唤起的系列生理反应链。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切身体验，然而这种内心情感往往外显在体验者的肢体或形态表达中。在例(11)中，“黑妮”是整个情感事件的情感体验者，“这些无礼的话”为构建首个致使情境的致使事件或首个情感刺激物，与其相对应的首个构建致使情境的被使事件为“冤枉”，即黑妮内心委屈的表达；当黑妮表达出内心的委屈后即意味着第一个致使情境“委屈”构建的完结，紧接着“委屈”演变为构建下一个致使情境的致使事件或情感刺激物，并随之产生了被使事件“哭”，表达了黑妮由内心委屈转变为伤心的流露；当黑妮通过哭流露出伤心后，即意味着第二个致使情境“伤心”构建的完结，依次递进，直到最后一个致使情境“气愤”构建的完结。以上整段过程就体现出了情感动词事件结构构建的连续统（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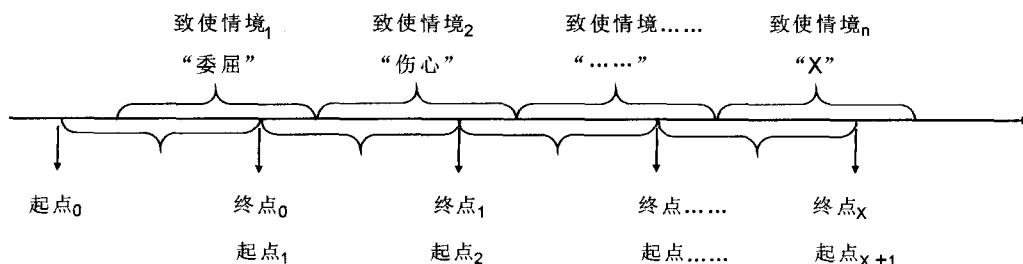


图4 情感动词事件结构构建的致使性—完成性连续统

如图4所示，致使情境在致使事件以后产生，并在同一致使事件对应的被使事件终止点之后情感动词的致使情境依然存在，直至第二次致使事件的起始，即第一次被使事件的终点刺激情感体验者产生作用并引发第二个致使情境后，第一个致使情境才得以完结。此处，第一次致使事件“无礼的话”产生致使情境1“委屈”，接着产生第二次致使事件“哭”和致使情境2“伤心”，致使情境1会依然存在于接下来的致使情境中，并会和致使情境2或后面的致使情境并存，也就是说前面的致使情境会与后面的致使情境叠加，第一个致使情境并未完结，而只是程度减轻，变少，比如最后黑妮的情感变化“又羞又气”中仍然包含最开始的致使情境1“委屈”或包含少量的致使情境1。

情感动词的致使性表现在致使情境中致使事件与被使事件的互动关系，即两者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也体现了情感的生成与体验过程的发展关系。而完成性主要突显情感过程的起始与终结。致使事

件诱发了情感反应，因此被使事件产生了情感变化，在该过程中，情感体验者是这一情感行为过程的终点，也是自身情感行为过程的起点。情感动词的致使性使人们意识到由于致使事件的发生此处产生了情感变化，吸引了注意力，而完成性向人们展现了情感变化的具体过程，为分析人物心理与关系提供了线索。

以情感动词为主体而构建的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与完成性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在情感动词事件结构中，情感动词的致使性在促使情感发生变化的同时可以促进其完成性功能的体现，而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完成性不仅贯穿于情感过程，还会强化情感动词事件结构致使性对观众的刺激和影响，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文学价值。

(15) 没等他走到跟前，她就听出了是他的话音儿。她的脸吓得发了白，腿也不听使唤了。（《四世同堂》）

由例(15)可见,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而她(胖菊子)却吓得脸都发白了,紧接着腿也哆嗦得不能自己,这两个致使事件不仅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语义上也有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侧面突显了受惊吓程度之深,事件结构致使性的分析至此大致完成。情感体验者在受到情感事件刺激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又引起了下文的发展,即完成性所突显的情感过程的起始与终结。

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主要表现为两个事件之间的联接,强调的是—个事件对另一个事件的影响和作用,并未过多涉及事件发挥作用的过程,且两个事件之间主要呈现出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而完成性具有时间结构的特性,它尤其强调情感事件结构的起点、发展和终点,着眼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即致使事件是如何对被使事件或体验者发生作用力,从而使得体验者发生情感的变化,构成—条完整的情感动词结构语义链。

在情感动词事件结构在语法的体现方面,致使性和完成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情感动词构式的主体和基调。致使性关注的是情感事件发生的过程,而完成性强调的是情感动作的结果和落脚点。情感动词的事件结构依赖于其致使性与完成性在整个情感事件中的语义表现,二者在蕴含着复杂情感过程的事件结构中是密不可分的。—方面,致使性是完成性的基础或者前提,因为完成性是在致使性运作的基础之上,其开始、发展及终结的过程在时间轴上得以展现。从情感事件整个发生过程来看,情感致使事件在前,结果事件在后,两个事件借助于致使标记词实现了情感语义上的紧密连接,表达出—种情感动作或情感状态的剧烈变化,突显了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从情感动词事件结构完成性的角度来

看,被使事件或结果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致使事件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新致使事件的开始。另一方面,完成性是致使性的具体呈现,标志着致使性的终结。正如在—个情感事件结构中,致使事件是引起情感反应变化的起点,致使事件随时间发生着—系列的变化,被使事件为终点,整个过程的运作使得情感致使事件完成。最后,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与完成性都要在—个致使情境中体现出来,离开了致使情境,致使性将无法发生作用,完成性也就不复存在。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以情感动词为主体而构建的事件结构,其合法性在于所表达情感事件在语义上的致使性和完成性。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致使性主要表现在致使事件与被使事件之间的联系,本文借助于致使链的构建,深入探讨了两个事件之间的“作用—效应”关系;继而根据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时间特性,在致使性的基础之上将其完成性分为三种类型,并指出情感刺激物或情感致使事件是引起情感反应或变化的起点,而被使事件则体现了情感反应或变化的具体过程,其中情感体验者是情感致使事件的终点,标志着情感致使事件的完成,同时亦是情感被使事件的起点,标志着情感被使事件的开始。因此,情感动词事件结构的全面描写,对于探讨人物情感活动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始,今后将继续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情感动词及其事件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相信这不仅可以促进情感语言学的本体研究,也可以为计算机翻译研究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不菲的助益。

[参考文献]

- [1] Russell, J. In defense of a prototype approach to emotion concep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60 (1): 37—47.
- [2] Kövecses, Z. *The Language of Love* [M].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 Kövecses, Z. *Metaphor and Emo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7—75.
- [4] Huang, S. Tsou is different: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emotion, and bod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13): 167—186.
- [5] Ye, Z. Different modes of describing emotions in Chinese: Bodily changes, sensations, and bodily images [J].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2002, 10 (1/2): 307—339.
- [6] Hogan, P. C. *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mo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

- 47.
- [7] Pavlenko, A. *Emotions and Multilingualis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74.
- [8] Perlovsky, L. Language and emotions: Emotional Sapir-Whorf hypothesis [J]. *Neural Networks*, 2009 (22): 518-526.
- [9] Nguyen, N. L. The emotion-is-liquid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Vietnamese: a contrastive analysis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 (95): 363-371.
- [10] 孙毅. 英汉情感隐喻视阈中体验哲学与文化特异性的理据探微 [J]. *外语教学*, 2010, (1): 45-48.
- [11] 徐宏颖, 彭宣维. 隐喻映射与情感意义——以英语动词 TAKE 为例的个案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6, (4): 59-64.
- [12] 徐盛桓. 镜像神经元与身体—情感转喻解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 (1): 3-16.
- [13]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New York: Cassel, 1999: 137-144.
- [14] Vendler, Z.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97-121.
- [15] Pustejovsky, J.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 [J]. *Cognition*, 1991 (41): 47-81.
- [16] Travis, L. Event structure in syntax [A]. In C. Tenny & J. Pustejovsky (eds.). *Events as Grammatical Objects: The Converging Perspectives of Lexical Semantics and Syntax*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0: 18.
- [17] Talmy, L. Semantic causative types [A]. In M. Shibatani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6):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197.
- [18] 马建忠. *马氏文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13.
- [19] 陈承泽. *国文法草创*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6-37.
- [20] Zacks, J. M. & Tversky, B. Event structure in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1 (1): 3.

On the Causativity - Completeness Event Structure of Emotional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SUN Yi

(Research Center of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PRC)

[Abstract] Emotional verbs contain comparatively complicated event struct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which critically relies on the causativity and the completeness in grammar. The former is densely manifes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ausing event and the caused event while the latter mainly highlights the initiation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emotional proces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causativity and the completeness mechanisms of the verbal event structure and the continuum process of their re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vent structure.

[Key words] emotional verbs; event structures; causativity; completeness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